

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

主 编 滕 纯
副主编 轩辕轲 蒋伟杰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恢復和發展人民
教育是當前重
要任務之一

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

主 编 滕 纯

副主编 轩轅轲

蒋伟杰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

主编 滕纯 副主编 轩辕轲 蒋伟杰

责任编辑：郑新吾 唐世伟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（东风路附1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印张：11.375 字数：280000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5355—1773—0/G·1768

定价：8.80元

本书若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向承印厂调换

编写说明

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和理论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。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。为了便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范院校师生了解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，我们根据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的精神，沿着毛泽东教育活动的历史足迹，在广泛收集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，编纂了这部教育科学学术研究的资料工具书《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》。本书采用编年体例，所选文献、资料均注明出处。限于编者的水平，疏漏、欠妥之处在所难免，恳请读者指正，以便将来补充、修订。

编 者

1993年9月

目 录

1893—1901 年	1
1902—1907 年	1
1908 年	3
1909 年	3
1910 年	4
1911 年	5
1912 年	6
1913 年	8
1914 年	8
1915 年	9
1916 年	10
1917 年	11
1918 年	16
1919 年	22
1920 年	31
1921 年	49
1922 年	58
1923 年	59
1924 年	62
1925 年	63
1926 年	64

1927 年	69
1928 年	73
1929 年	76
1930 年	81
1931 年	83
1932 年	91
1933 年	96
1934 年	112
1935 年	119
1936 年	122
1937 年	132
1938 年	141
1939 年	155
1940 年	172
1941 年	190
1942 年	201
1943 年	222
1944 年	225
1945 年	231
1946 年	238
1947 年	240
1948 年	241
1949 年	247
1950 年	262
1951 年	267
1952 年	271
1953 年	273
1954 年	276

1955 年	278
1956 年	285
1957 年	291
1958 年	299
1959 年	306
1960 年	307
1961 年	308
1962 年	311
1963 年	312
1964 年	317
1965 年	324
1966 年	328
1967 年	335
1968 年	339
1969 年	343
1970 年	348
1971 年	345
1972 年	347
1973 年	347
1974 年	347
1975 年	348
1976 年	352

1893—1901 年

1893 年 12 月 26 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农家，8 岁以前，在湘乡县外祖家寄居。时值其舅文正莹开馆授徒，耳濡目染，能随口背诵一些诗文，并能脱手写字。

（据高菊村等：《青年毛泽东》第 2、7 页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；李锐：《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》第 1 页，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。）

1902—1907 年

先后在韶山地区南岸、关公桥、桥头湾、钟家湾、井湾里私塾读书五年半。1907 年秋起，辍学家居，参加劳动，并自学。这一时期，从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幼学琼林》开始，继读《论语》、

《孟子》，进而读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等。读书中，好学勤思，理解力、记忆力强，不用先生操心。因很早就学会了查《康熙字典》，还能读一些老师不曾点过的书。由此，被同学们戏称为“省先生”。

（据《青年毛泽东》第9～11页；《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》第2～3页。）

这一时期，在私塾里，常常背着老师看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以及《说唐》、《说岳》等旧小说。后来回忆说：“我熟读经书，可是不喜欢它们。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，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。”“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，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。”

（据《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》第3页；埃德加·斯诺：《西行漫记》第108页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。）

这一时期，在读私塾时，为反抗先生无理打人，在10岁之年，曾出走三天三夜，后被家人从山中找回。他后来回忆说：“回到家里以后，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。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，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。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，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”

（据《青年毛泽东》第9页；《西行漫记》第106页。）

1908 年

秋夏在辍学家居的半年中，白天在田间劳动，晚上替父亲记帐，经常挤时间，或在深夜读书。后来回忆说：那时“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”。其时喜欢读的书有《盛世危言》、《新民丛报》和中国旧小说等。后来回忆说：那时看到《新民丛报》，从内容到文体，都感到新鲜，因此“读了又读”，并开始“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”。后来还回忆说：那时在继续读中国旧小说中，发现小说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、文官、书生，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，书中所颂扬的全都是人民的统治者，而“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，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，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”。由此，立志长大了要写颂扬农民的书。

（据《西行漫记》第 108、109

页；《青年毛泽东》第 12、16 页。）

1909 年

秋前，家居劳动自学，秋后，复学于韶山乌龟井、东茅塘私塾。这期间，读了《汉书》、《通鉴纲目》等古籍，也读了一些时论和新书。后来回忆说：那时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之危险的小册子，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。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：“呜呼，中国其将亡矣！”我读了以后，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，开始意识到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

(据《青年毛泽东》第12页；
《西行漫记》第111~112页。)

1910年

秋，不顾父亲要他去县城米店当学徒的安排，在亲友和老师的支持下，去当时的新式学校——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。

(据《青年毛泽东》第16~17
页。)

投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，在作文考卷《言志》中，畅述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，校长阅后，大加赞赏，认为是录取了一名建国人才。

(据萧三：《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和
初期革命活动》第24页，中国青年
出版社1980年版。)

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了一些中外文学、历史、地理和自然科学，以及西方的社会科学。虽然写得一手好古文，但却无心读古文。在课外，特别爱读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文章，对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更是爱不释手，晚年，还曾谈到当年“受到梁启超办的《新民丛报》的影响，觉得改良派也不错，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，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”。

(据《青年毛泽东》第17页；
《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》第55页；
《西行漫记》第113页。)

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曾向同学萧三借阅过《世界英雄豪杰传》，阅读中在书上写了很多批语，表达立志救国的愿望和主张君主立宪的看法。还书时对萧三说：“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。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，才不致蹈安南、朝鲜、印度的覆辙。”“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。顾炎武说的好：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’。”“中国积弱不振，要使它富强、独立起来，要有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时间长不要紧，你看，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，才得胜利，建立了美国。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！”为此，给自己取名“子任”，用意是“以挽救祖国为己任”。

（据萧三：《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》，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。）

1911年

经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老师推荐，于初春时赴省会长沙，入湘乡驻省中学就读。

（据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：《伟人的足迹》第21～22页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版。）

在湘乡驻省中学，热心阅读资产阶级革命派的《民立报》，深为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所吸引。在广州起义，七十二烈士殉难后，写了一篇主张推翻清政府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文章，贴在校的墙上。后来回忆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，思想还有些糊涂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敬佩。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。”

(据《青年毛泽东》第19页；
《西行漫记》第115页。)

在湘乡驻省中学与进步同学一起，参加了反对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的“护路”运动。其后不久，又为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，倡议并带头剪掉辫子。他后来回忆道：“就这样，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主张全部取消辫子了。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！”

(据《青年毛泽东》第19~20
页；《西行漫记》第115页。)

辛亥革命爆发后，投笔从戎，参加湖南新军，被编入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一营左队。在新军里，出操、上课特别认真，很快掌握了一名普通士兵的基本技能。每月军饷七元，除交二元伙食费外，基本用于订阅报刊。在《湘汉新闻》上看到“社会主义”一词，还读了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，感到很新鲜，便就这一问题，同士兵们一起讨论，还写信与同学们讨论。

(据《西行漫记》第117页；《青年毛泽东》第20~21页。)

1912年

春，南北达成“和议”后，退出新军，结束半年营伍生活，决心继续求学；但“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，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”，最后决意报考湖南全省高等学校。应考试题为《民国肇始，百废待兴，教育实业，何者更为重

要》，结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，编在普通一班。

（据《西行漫记》第118~119

页。）

因感于中学课程有限，而校规也于读书多所不便，便自己阅读《通鉴辑览》诸书，收益颇大，由此认为在校读书不如自学好，于是谢绝校方的再三挽留，只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。下半年，寄居在湘乡会馆，每天到三华里外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。他研读了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、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、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、穆勒的《名学》、斯宾塞尔的《群学肄言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、卢梭的《民约论》等一批反映十八、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著作，还研读了世界历史、地理，希腊、罗马古典文学。后来回忆说，这半年，“每读到一本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，于是下决心要以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，后来越读越尝到深入钻研的味道，连疲倦饥饿都通通忘了”。“贪婪地读，拼命地读，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，尝到了菜的味道，就拼命地吃一样”。“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，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”。

（据《西行漫记》第120页；《周

世钊同志在韶山召开的老人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》，文存韶山陈列馆。）

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，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。后来回忆当时的心境说：从世界地图看，“世界真的大啊！”“从韶山的情形来看，很多穷苦的人不是挨饿就是挨冻”，“全湘潭县、全湖南省、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可能都是这样”。“由于社会制度不好，让人压迫人、人剥削人的现象长期存在，因而使广大的劳动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”。“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是

应该彻底改变的”。“我因此想到：中国要革命，世界也要革命。我们青年的责任真的重大”，“前途真的广阔”，“要做的工作真的光荣而艰巨”！“从此我就更积极地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道路。这才是我这一时期的最大收获。所以我认为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是我历史中值得纪念的半年”。

（据《西行漫记》第120页；周

世钊：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》，《新苗》1958年第10期。）

1913年

春，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，因父亲敦促其投考学校；加以湘乡会馆被军队占驻，无处栖身；因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，决心读师范，搞教育，于是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。应试作文试题为：《普胜法，毛奇谓当归功于小学教师，其故安在？》因思想上于此早有酝酿，一挥而就，以满分的成绩被录入预科一班。

（据《西行漫记》第120页。）

1914年

春，就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由预科班升入本科班一年级。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并校时，被编入一师预科第三班，秋，转入本科第八班。（按当

时预科学制一年、本科学制四年，因并校重读半年预科。)

(据《湖南第一师范校史》，第
93~94页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
年版。)

1915年

就学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，由本科一年级升二年级。本年，在一师学生掀起的驱逐校长张干的斗争中，开始崭露头角。张干曾下令将毛泽东等17名带头“闹事”的学生开除，后在许多教师的反对下，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，改为给毛泽东记大过处分。

(据曹志为：《伟人之初：毛泽东》第87页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
年版。)

4月5日，与教师杨昌济先生谈，称：家乡“所居之地为湘乡与湘潭连界之地，仅隔一山，而两地之语言各异。其地在高山之中，聚族而居，人多务农，易于致富，富则往湘乡买田，风俗纯朴，烟赌甚稀”，又称“父先亦务农，现业转贩，弟亦务农”，自己“曾务农二年，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”，“外家为湘乡人，亦农家也”。杨昌济先生赏识其“资质俊秀”，“因以农家多出异材，引曾涤生、梁任公之例以勉之”。

(据《达化斋日记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。)

上半年，与同学蔡和森、陈昌、张昆弟等在杨昌济等老师的指导下，组织课外哲学学习小组，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，都要偕同学友到杨昌济老师家中讨论有关哲学问题。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、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（理学）。

（据《黎锦熙一次谈话记录》；

《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》第159

页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。）

5月9日，在反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“二十一条约”的卖国罪行中，曾为一师编印的《明耻篇》一书题辞：“五月七日，民国奇耻；何以报仇？在我学子！”

（据《伟人之初：毛泽东》第85

页。）

1916年

4至8月，经常于星期日偕学友二三人前往黎锦熙老师处问学，所论多为读书法、治史法、科学研究法，间亦涉及“宏文书社”事与改造社会事，甚得黎锦熙好评，被认为“大可造”。

（据李锐：《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

动》第51～52页，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82年版。）

夏，至长沙板仓访杨昌济先生，浏览藏书，特别是新书报刊，与杨昌济讨论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。

（据杨开智：《粪土当年万户